

诸子辩 明 宋濂

序

鬻子

管子

晏子

老子

文子

关尹子

亢仓子

邓析子

鶡冠子

子华子

列子

曾子

言子

子思子

慎子

庄子

墨子

鬼谷子

孙子

吴子

尉繚子

尹文子

商子

公孙龙子

荀子

韩子

燕丹子

孔丛子

淮南鸿烈解

扬子法言

抱朴子

刘子

文中子中说

天隐子

玄贞子

金华子

齐丘子

螿隅子

周子通书

子程子

跋

序（宋濂）

诸子辩者何？辩诸子也。通谓之诸子何？周秦以来，作者不一姓也。作者不一姓而立其言何？人人殊也。先王之世，道术咸出于一轨，此其人人殊何？各奋私知而或盪大道也。由或盪大道也，其书虽亡，世复有依仿而托之者也。然则子将奈何？辞而辩之也。曷为辩之？解惑也。

鬻子

《鬻子》一卷，楚鬻熊撰。熊为周文王师，封为楚祖，著书二十二篇，盖子书之始也。《艺文志》属之道家，而小说家又别出十九卷。今世所传者，出祖无择所藏，止十四篇。《崇文总目》谓其八篇已亡，信矣。其文质，其义弘，实为古书无疑。第年代久邈，篇章舛错，而经汉儒补缀之手，要不得为完书。黄氏疑为战国处士所托，则非也。序称熊见文王时，年已九十。其书颇及三监曲阜时事，盖非熊自著，或者其徒名“政”者之所记欤？不然，何有称“昔者文王有问于鬻子”云？

管子

《管子》二十四卷，齐大夫管夷吾撰，夷吾字仲。其书经刘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自《牧民》至《幼官图》九篇为《经言》，《五辅》至《兵法》八篇为《外言》，《大匡》至《戒》九篇为《内言》，《地图》至《九变》十八篇为《短语》，《任法》至《内业》五篇为《区言》，《封禅》至《问霸》十三篇为《杂篇》，《牧民解》至《明法解》五篇为《管子解》，《臣乘马》至《轻重庚》十九篇为《管子轻重》。予家又亡《言昭》、《修身》、《问霸》、《牧民解》、《轻重庚》五篇，止八十一篇。题云“唐司空房玄龄注”，或云非也，尹知章注。是书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绝似《曲礼》者，有近似老庄者，有论伯术而极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汙者。疑战国时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书成之。不然，“毛嬙西施”，“吴王好剑”，“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乱”，事皆出仲后，不应豫载之也。朱子谓仲任齐国之政，又有

“三归”之溺，奚暇著书？其说是矣。先儒之是仲者，称其谨政令，通商贾，均力役，尽地利，既为富强，又颇以礼义廉耻化其国裕如，（潇雨按：张舜徽选编《文献学论著辑要》本作“余如”，属下句。）《心术》、《白心》之篇，亦尝侧闻正心诚意之道，其能一匡天下，致君为五伯之盛，宜矣！其非仲者，谓先王之制，其盛极于周，后稷、公刘、大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经营之难，积累之素，况又有出于唐、虞、夏、商之旧者矣，及其衰也，而仲悉坏之，何仲之不仁也！呜呼！非之者固失，而是之者亦未为得也。何也？仲之任术立伯，假义济欲，纵其致富强，而汲汲功利，礼物俱丧，其果有闻正心诚意之道乎？周自平王东迁，诸侯僭王，大夫僭诸侯，文、武、成、康、周公之法，一切尽坏，列国尽然，非止仲一人而已也。然则仲何如人？曰：人也，功首而罪魁者也。曰：齐之申、韩、鞅、斯之列，亦有间乎？曰：申、韩、鞅、斯刻矣，而仲不至是也，原其作俑之意，仲亦乌得无罪焉？薄乎云尔。

晏子

《晏子》十二卷，出于齐大夫晏婴。《汉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号《晏子春秋》。与今书卷数不同，《崇文总目》谓其书已亡，世所传者盖后人采婴行事而成，故柳宗元谓墨氏之徒有齐人者为之，非婴所自著。诚哉是言也！

老子

《老子》二卷，《道经》、《德经》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阳，一字聃。聃，耳漫无轮也。或称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书授关尹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实鲁隐公之元年。孔子则生于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尝问礼者，何其寿欤？岂《史记》所言“老子百有六十余岁”，及“或言二百余岁”者，果可信欤？聃书所言，大抵歛守退藏，不为物先，而壹返于自然。由其所该者甚广，故后世多尊之行之。“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家祖之。“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兵家祖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乎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庄、列祖之。“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申、韩祖之。“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张良祖之。“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

欲而民自朴”，曹参祖之。聃亦豪杰士哉！伤其本之未正，而末流之弊，至贻士君子有“虚玄长而晋室乱”之言。虽聃立言之时，亦不自知其祸若斯之惨也。呜呼！此姑置之。道家宗黄老，黄帝书已不传，而老聃亦仅有此五千言。为其徒者，乃弃而不习，反依仿释氏经教以成书。开元所列《三洞琼纲》，固多亡缺。而祥符《宝文统传》所记，若《大洞真》，若《灵宝洞玄》，若《太上洞神》，若《太真》，若《太平》，若《太清》，若《正一》诸部，总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多杂以符咒、法篆、丹药、方技之属，皆老氏所不道。米巫祭酒之流，犹自号诸人曰“吾盖道家！吾盖道家！”云。

文子

《文子》十二卷，老子弟子所撰，不知氏名。徐广曰：“名鉞。”李暹曰：“姓辛，葵丘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裴駰曰：“计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晋国公子也。”孟康曰：“姓计名然，越臣也。”蔡谟曰：“《计然》者，范蠡所著书篇名，非人也。谓之‘计然’者，所计而然也。”颜师古曰：“蔡说谬矣。《古今人表》计然列在第四等。计然一名计妍。《吴越春秋》及《越绝书》并作计倪。倪与妍、然三音皆相近，故讹耳。”由是观之，诸说固辩矣，然是书非计然之所著也。予尝考其言，壹祖老聃，大概《道德经》之义疏尔。所谓“体道者不怒不喜，其坐无虑，寝而不梦，见物而名，事至而应”，即“载营魄抱一，专气致柔，涤除玄览”也。所谓“上士先避患而后就利，先远辱而后求名，故圣人常从事于无形之外而不留心于已成之内，是以祸患无由至，非誉不能尘垢”，即“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荣守辱”之义也。所谓“静则同，虚则通，至德无为，万物皆容”，即“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也。所谓“道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待无方”，即“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乎似万物之宗”也。其他可以类推。盖《老子》之言宏而博，故是书杂以黄、老、名、法、儒、墨之言以明之，毋怪其驳且杂也。计然与范蠡言，皆权谋术数，具载于书，绝与此异，予固知非著是书者也。黄氏屡发其伪，以为唐徐灵府作，亦不然也。其殆文性之人，祖老聃而托之者欤？抑因裴氏“姓辛，字文子”之说，误指为范子《计然》十五卷者欤？

关尹子

《关尹子》一卷，周关令尹喜所撰。喜与老聃同时，著书九篇，颇见之《汉志》。自后诸史无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传者，以《一字》、《二柱》、《三极》、《四符》、《五鉴》、《六匕》、《七釜》、《八筹》、《九药》为名。盖徐藏子礼得于永嘉孙定，未知定又果从何而得也。前有刘向序，称盖公授曹参，参薨，书葬；孝武帝时，有方士来上，淮南王安秘而不出

，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文既与向不类，事亦无据，疑即定之所为也。间读其书，多法释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文之。如“变识为智”，“一息得道”，“婴儿蕊女，金楼绛宫，青蛟白虎，宝鼎红炉”，“诵咒土偶”之类，聃之时无是言也。其为假托，盖无疑者。或妄谓二家之说实祖于此，过矣。然其文虽峻洁，亦颇流于巧刻。而宋象先之徒乃复尊信如经，其亦妄人哉！亢仓子

《亢仓子》五卷，凡九篇。相传周庚桑楚撰。予初苦求之不得，及得之，终夜疾读，读毕叹曰：“是伪书也！剿《老》《庄》《文》《列》及诸家言而成之也。”其言曰：“危代以文章取士，则剪巧绮縠益至，而正雅典实益藏。”夫文章取士，近代之制，战国之时无有也。其中又以“人”易“民”，以“代”易“世”。“世民”，太宗讳也，伪之者其唐士乎？予犹存疑而未决也。后读他书，果谓“天宝初，诏号《元桑子》为《洞灵真经》，求之不获。襄阳处士王士元，采诸子文义类者，撰而献之。”其说颇与予所见合。复取读之，益见其言词不类，因弃去不复省。《农道》一篇，虽可读，古农家书具有之。或者谓可孤行，吾亦不知其为何说也。

邓析子

《邓析子》二卷，郑人邓析撰。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之世，数难子产之法。子产卒后二十一年，驷歆为政，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夫析之学，兼名法家者也。其言“天于民无厚，君于民无厚，父于子无厚，兄于弟无厚”，刻矣。夫民非天弗生，非君弗养，非父弗亲，非兄弗友，而谓之无厚，可乎？所谓“不能屏勃厉，全夭折”，“执穿窬诈伪诛之”，“尧舜位为天子，而丹朱、商均为布衣”，“周公诛管蔡”，岂诚得已哉？非常也，变也。析之所言如此，真“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者哉！其被诛戮，宜也，非不幸也。

鷓冠子

《鷓冠子》，楚人撰，不知姓名。尝居深山，以鷓羽为冠，著书四卷，因以名之。其书述三十变通古今治乱之道，而《王鈇篇》所载楚制为详。立言虽过乎严，要亦有激而云也。周氏讥其以处士妄论王政，固不可哉！第其书晦涩，而后人又杂以鄙浅言，读者往往厌之，不复详究其义。所谓“天用四时，地用五行，天子执一以守中央”，此亦黄老家之至言。使其人遇时，其成功必如韩愈所云。黄氏又谓“韩愈猎取二语之外，余无留良”者，亦非知言也，士之好妄论人也如是哉！陆佃解本十九篇，与晁氏削去前后五卷者合。予家所藏，但十五篇云。

子华子

《子华子》十卷，程本撰。本字子华，晋人，曰魏人者非也。《艺文志》不录。予尝考其书，有云：“秦襄公方启西戎，子华子观政于秦。”又稽《庄周》所载子华子事，则云：“见韩昭僖侯。”夫秦襄公之卒在春秋前，而昭僖之事在春秋后，前后相去二百余年，子华子何其寿也？其不可知者一。《孔子家语》言孔子遭齐程子于郟，程子盖齐人。今《子华子》自谓“程之宗君受封于周，后十一世国并于温”。程本商季文王之所宅，在西周，当为畿内小国。温者，周司寇苏忿生之所封。用襄王举河内温、原以赐晋文公，温固晋邑也。孰谓西周之程而顾并于河内之温乎？地之远迩，亦在可疑。其不可知者二。后序称子华子为鬼谷子师。鬼谷，战国纵横家也。今书绝不似之，乃反类道家言。又颇剿浮屠、老子、庄周、列御寇、孟轲、荀卿、《黄帝内经》、《春秋外传》、司马迁、班固等书而成。其不可知者三。刘向校定诸书，咸有序，皆渊恣明整，而此文独不类。其不可知者四。以此观之，其为伪书无疑。或传王銍性之、姚宽令威多作贗书，而此恐出其手，理或然也。然其文辞极舂容，而议论焕发，略无窘涩之态，故尤善惑人。人溺文者，孰觉其伪哉？

列子

《列子》八卷，凡二十篇，郑人列御寇撰。刘向校定八篇，谓御与郑繆公同时。柳宗元云：“郑繆公在孔子前几百载，御寇书言郑杀其相驷子阳，则郑繆公二十四年，当鲁繆公之十年，向盖因鲁繆公而误为郑尔。”其说要为有据。高氏以其书多寓言，而并其人疑之，“所谓御寇者，有如鸿蒙、列缺之属”，误矣。书本黄老言，决非御寇所自著，必后人会萃而成者。中载孔穿、魏公子牟及西方圣人之事，皆出御寇后。《天瑞》、《黄帝》二篇，虽多设辞，而其“离形去智，泊然虚无，飘然与大化游”，实道家之要言。至于《杨朱》、《力命》，则“为我”之意多，疑即古杨朱书，其未亡者剿附于此。御寇先庄周，周著书多取其说。若书事简劲宏妙，则似胜于周。间尝熟读其书，又与浮屠言合。所谓“内外进矣，而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弗同也。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非“大乘圆行说”乎？“鲋旋之潘（合作番）为渊，止水之潘为渊，流水之潘为渊，滥水之潘为渊，沃水之潘为渊，沈水之潘为渊，雍水之潘为渊，汙水之潘为渊，肥水之潘为渊”，非“修习教观说”乎？“有生之气，有形之状，尽幻也。造化之所始，阴阳之所变者，谓之生，谓之死；穷数达变，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虽穷难终。因形者其巧显，其功浅，故随起随灭。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始可以学幻”，非“幻化生灭说”乎？“厥昭生乎湿，醯鸡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久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非“轮回不息说”乎？“人胥知生之乐

，未知生之苦；知死之恶，未知死之息”，非“寂灭为乐说”乎？“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可（潇雨按：可当作何）存？”非“圆觉四大说”乎？中国之与西竺，相去一二万里，而其说若合符节，何也？岂其得于心者亦有同然欤？近世大儒谓华梵译师皆窃庄列之精微，以文西域之卑陋者，恐未为至论也。

曾子

《曾子》，孔子弟子鲁人曾参所撰也。《汉志》云十八篇，《唐志》云二卷。今世所传，自《修身》至《天圆》凡十篇，分为二卷，与《唐志》合，视《汉》则亡八篇矣。其书已备见《大戴礼》中。予取而读之，何其明白皎洁，若列星之丽天也！又何其敷腴淳笃，若万卉之含泽也！《传》有之：“有德者必有言。”信哉！“七十而从心”，进学之序；“七十免过”，勉人之辞。其立言迥然不同也，周氏不察而讥之，过矣！“君子爱日”，诲学者也；“一日三省”，自治功也。语有详略，事有不同也，高氏以辞费诮之，亦何可哉？或谓《大孝篇》有及乐正子春事，固出后人所辑，而非曾子所自著，则庶几也。

言子

《言子》三卷。言子名偃，字子游，吴人。近新昌王爚裒《论语》书所载问答而为此书，不知者直谓为偃所自著，盖非也。大抵古书之存于今者，多出于后人之手。如《孔子家语》谓为孔安国所录壁中之文，往往多钞《左传》、《礼记》诸书，特稍异其辞耳，善读者固不敢与之。世传贾谊《新书》，谓谊所作，亦不过因《过秦论》、《吊湘赋》而杂以《汉书》中语足之，似非谊本书也。此犹有所附丽而然。古《三坟》书亡已久，宋毛渐特出之。《山坟》则言君臣、民物、阴阳、兵家，谓之《连山》。《气坟》则言归藏、生动、长育、止杀，谓之《归藏》。《形坟》则言天地、日月、山川、云气，谓之《乾坤》。与先儒所言《三易》大异。《阴符》古无是书，唐李筌特出之，以为黄帝所作，皆取兵家譎诞不经语，而文以奇涩之辞。又妄说太公、范蠡、鬼谷、张良、诸葛亮等训注，皆凿空扇虚以惑世，尤使人惊愕不止。是果何为哉？予读《言子》之书，于是乎有感。

子思子

《子思子》七卷，亦后人缀缉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中载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轲曰：“君子之告民者，亦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诈，此为不利大矣。”他日，孟轲告魏侯瑩以仁义，盖深得子思子之本旨。或者不察，乃遽谓其言若相反者，何耶？

慎子

《慎子》一卷，慎到撰。到，赵人，见于《史记》列传。《中兴馆阁书目》乃曰浏阳人，浏阳在今潭州，吴时始置县，与赵南北了不涉也，误也。《汉志》云四十二篇。《唐志》云十卷，不言篇数。《崇文总目》言三十七篇。今所存者，唯《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耳。《威德》篇曰：“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官长也。”《民杂》篇曰：“大君者，太上也，兼蓄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无取去焉。”《君人》篇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皆纯简明易，类非刑名家所可及，到亦稷下能言士哉！庄周、荀卿称之，一则曰慎到，二则曰慎到，虽其术不同，亦有以也。

庄子

《庄子》十卷，战国时蒙人漆园吏庄周撰。《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总三十三篇。其书本《老子》，其学无所不窥，其文辞汪洋凌厉，若承日月，骑风云，上下星辰而莫测其所之，诚有未易及者。然所见过高，虽圣帝经天纬地之大业，曾不满其一哂，盖仿佛所谓“古之狂者”。惜其与孟轲氏同时，不一见而闻孔子之大道。苟闻之，则其损过就中，岂在轲之下哉？呜呼！周不足语此也。孔子百代之标准，周何人，敢掊击之，又从而狎侮之？自古著书之士，虽甚无顾忌，亦不至是也。周纵曰见轲，其能幡然改辙乎？不幸其书盛传，世之乐放肆而惮拘检者，莫不指周以藉口。遂至礼义陵迟，彝伦敦败，卒蹈人之家国，不亦悲夫！金李纯甫亦能言之士，著《鸣道集说》，以孔、孟、老、庄同称为圣人，则其沈溺之习，至今犹未息也，异说之惑人也深矣夫！《盗跖》、《渔父》、《让王》、《说剑》诸篇，不类前后文，疑后人所剿入。晁氏谓：“孔子没，道术散，老子始著书，周起而羽翼之。”老子著书，在孔子未没之先。

韩子

《韩子》二十卷者，韩非所撰。非，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其本于黄老。与李斯同事荀卿，以书干韩王不用，乃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五十五篇，计十余万言。秦王见而悦之，急攻韩，得非。斯自以不如非，忌之，潜于秦王，下吏使自杀。非，惨激人也。君臣父子夫妇之间，一任以法，其视仁义蔑如也。法之所及，虽刀锯日加，不以为寡恩也。其无忌惮，至谓“孔子未知孝悌忠信之道”，谓“贤尧舜汤武乃天下乱术”，谓“父有贤子，君有贤臣，适足以为害

”，谓“人君藏术胸中以倡众端，而潜御群臣”。噫，是何言欤！是何言欤！是亦足以杀其身矣！

燕丹子

《燕丹子》三卷。丹，燕王喜太子。此书载其事为详。其辞气颇类《吴越春秋》、《越绝书》，决为秦汉间人所作无疑。考其事，与司马迁《史记》往往皆合。独“乌头白，马生角”，“机桥不发”，“进金掷蛙”，“脍千里马肝”，“截美人手”，“听琴姬得隐语”等事，皆不之载。周氏谓迁削而去之，理或然也。夫丹不量力而轻撩虎须，荆轲恃一剑之勇而许人以死，卒致身灭国破，为天下万世笑，其事本不足议。独其书序事有法而文彩烂然，亦学文者之所不废哉！

孔丛子

《孔丛子》七卷。《中兴书目》称汉孔鲋撰。鲋该览《六艺》，秦并天下，召为鲁国文通君，拜太傅。及焚书令行，乃归藏书屋壁，自隐嵩山。陈涉起，聘为博士，迁太师。仕六旬，以言不用，托目疾退老于陈，而著是书。年五十七卒，则固非汉人矣。又称一名《盘盂》。《艺文志》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本注谓黄帝史，或谓夏帝时人。此书称子鱼名鲋，陈人，或谓之子鲋，或谓之孔甲。孔甲姓名偶同，又决非著《盘盂》者也。其殆孔氏子孙杂记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顺、子鱼之言行者欤？其第七卷则汉孔臧以所著赋与书，谓之《连丛》，附于卷末。嘉祐中，宋咸为之注。虽然，此伪书也。伪之者，其宋咸欤？王士元伪作《亢桑子》，而又自为之注，抑此类欤？近世之为伪书者，非止咸也。若阮逸《关朗易传》、《李靖问对》，若张商英《素书》，若戴师愈《麻衣易》，亦往往不能迷明者之目，竟何益哉！今观是书《记问篇》所载，有子思与孔子问答语。子思年止六十二，鲁穆公同时人。穆公之立，距孔子之没七十年。子思疑未长也，而何有答问哉？兼之气质萎弱，不类西京以前文字，其伪妄昭然可见。或者谓其能守家法，不杂怪奇，历战国秦汉流俗而无所浸淫，未必然也，未必然也。

淮南鸿烈解

《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汉刘安撰。安，淮南厉王长之子，招致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七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著《内书》二十一篇。《李氏书目》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总目》云：“存者十八篇。”今所传《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时则》、《冥览》、《精神》、《本经》、《主术》、《繆称》、《齐俗》、《道应》、《汜（潇雨按：汜当作汜）论》、《论言》、《丘略》、《说山》、《说林》、《人间》、《务修》、《泰族》等训

，连卷末《要略》，共二十一篇，似未尝亡也。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又有《外书》三十三篇，《汉志》与《内书》同列于杂家。《中》《外》书余皆未见。《淮南子》多本《文子》，而出入儒、墨、名、法诸家，非成于一人之手。故前后有自相矛盾者，有乱言而乖事实者。既曰“武王伐纣，载尸而行，海内未定，故不为三年之丧”，又曰“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戎狄各以其贿来贡，辽远未能至，故治三年之丧，殡两楹以俟远方”。三代时无印，周官所掌之玺节，郑氏虽谓如今之印章，其实与玉、角、虎、人、龙、符、旌诸节并用，不过手执之以表信耳。今乃曰“鲁国召子贡，授以大将军印”。如是之类，不能尽举也。昔吕不韦相秦，亦致辩士，使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十二记》、《六论》、《八览》。其说虽未纯，要其首尾以类，粲然成一家言，非《淮南》之杂也。古人论立言者，汉不如秦，秦不如周，信矣哉！

扬子法言

《扬子法言》十卷，汉扬雄撰。凡十三篇，篇各有序。通录在卷后，景祐初，宋咸引之以冠篇首，或谓始于唐仲友，非也。自秦焚书之后，孔子之学不绝如线，雄独起而任之，故韩愈以其与孟、荀并称。而司马光尤好雄学，且谓：“孟子好《诗》、《书》，荀子好《礼》，扬子好《易》。孟文直而显，荀文富而丽，扬文简而奥。惟简而奥，故难知。”其与雄者，至矣！是《法言》者，为拟《论语》而作。《论语》出于群弟子之所记，岂孔子自为哉？雄拟之，僭矣！至其甚者，又撰《太玄》以拟《易》。所谓《首》、《冲》、《错》、《测》、《攤》、《莹》、《数》、《文》、《掬》、《图》、《苦》、之类，皆足以使人怪骇。由其自得者少，故言辞愈似而愈不似也。呜呼！雄不足责也。光以二代伟人，乃胶固雄学，复述《潜虚》以拟《玄》，抑又何说哉？余因为之长叹！雄之事，经考亭朱子论定者，则未遑及也。

抱朴子

《抱朴子》，晋葛洪撰。洪字稚川，著《内篇》二十卷，言神仙黄白变化之事。《外篇》十卷，驳难通释。洪深溺方技家言，谓神仙决可学，学之无难，合丹砂黄金为药而服之，即令人寿，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其他杂引黄帝御女及《三皇内文》劾召鬼神之事，皆诞褻不可训。昔汉魏伯阳约《周易》作《参同契》上中下三篇，其言修炼之术甚具，洪乃时与之戾，不识何也？洪尝自言马迹山中，受《九鼎》、《金液》二经于郑君。郑君名隐，又得之葛仙公玄。玄，洪从祖也。其后郑君知江南将乱，负笈持药，东投霍山，莫知所在，亦不识其仙欤否也。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为文辞虽不近古，纤徐蔚茂，旁引而曲证，必达己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使舍是而学《六艺》，夫孰御之哉？惜也！

刘子

《刘子》五卷，五十五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志》十卷，直云梁刘勰撰。今考勰所著《文心雕龙》，文体与此正类，其可征不疑。第卷数不同，为少异尔。袁孝政谓刘昼（孔昭）伤己不遇，遭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非也。孝政以无传记可凭，复致疑于刘歆、刘勰、刘孝标所为，黄氏遂谓孝政所托，亦非也。其书本黄老言，杂引诸家之说以足成之，绝无甚高论。末论九家之学，迹异归同，尤为鄙浅。然亦时时有可喜者。《清神章》云：“万人弯弧以向一鹄，鹄能无中乎？万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无伤乎？”（《亢仓子》同）三复其言，为之出涕！

文中子中说

《文中子中说》十卷，隋王通撰。通字仲淹，文中盖门人私谥，因以名其书。世之疑通者有三：一云《唐书·房杜传》中，略不及其姓名，此书乃阮逸伪作，未必有其人。按皮日休著《文中子碑》，谓通“生乎陈、隋之世，以乱世不仕，退于汾晋，序述《六经》，敷为《中说》，以行教于门人”。皮，唐人也，距隋为近，其言若此。果无是人乎？书果逸之伪作乎？一云通行事于史无考，独《隋唐通录》称其有秽行，为史官所削。然史氏之职，善恶毕书，以为世法戒。人有秽行，见诸简策者多矣，何特削通哉？一云房、杜、李、魏、二温、王、陈辈，未必其门人，脱有之，何不荐诸太宗而用之？隋大业十三年五月，通已先卒，将焉荐之？刘禹锡作《王华卿墓志》，载其家世行事，有曰“门多伟人”。虽未可必其为房、杜诸公，要不可谓非硕士也。第其书出于福郊、福峙之所为，牵合傅会，反不足取信于人。如仁寿四年，通始至长安，李德林卒已九岁，而书有“德林请见”之语。江都有变，通不及闻，而书有“泫然而兴”之言。关朗在太和中见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岁开皇四年甲辰，一百七年矣，而书谓“问礼于关子朗”。此最为谬妄者也。噫！孟子而下，知尊孔子者曰荀、杨。杨本黄老，荀杂申、商，唯通为近正。读者未可以此而轻訾之。

天隐子

《天隐子》八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司马承祯为之序，承祯字子微，尝著《坐忘论》。此书言长生久视之法，与之相表里，岂天隐子即承祯欤？洪兴祖谓承祯得天隐子之学，岂或别有考欤？

玄贞子

《玄贞子》两见《唐志》。一云十二卷，一云二卷。予所藏者，《外篇》三卷尔。计必有《内篇》，而此非全书也。唐张志和撰，韦谔作内解。志和字子同，金华人，始名龟龄。年十六，擢明经，以策干肃宗，特见赏重，命待诏

翰林，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因赐名。后坐事贬南浦尉，会赦还。以亲既丧，不复仕，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著《玄真子》，亦以自号。其书多偏曲之论，无足采。所可采者，其隐操亦卓卓云。

墨子

《墨子》三卷，战国时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七篇，号曰《经》。中卷《尚贤》三篇，下卷《尚同》三篇，皆号曰《论》。共十三篇。考之《汉志》，七十一篇。《馆阁书目》则六十一篇，已亡《节用》、《节葬》、《明鬼》、《非乐》、《非儒》等九篇，比今书则又亡多矣。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予尝爱其“圣王作为宫室，便于主，不以为观乐”之言，又尝爱其“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之言，又尝爱其“饮食增气充虚，强体适腹”之言。墨子其甚俭者哉！“卑宫室，菲饮食，恶衣服”，大禹之薄于自奉者。孔子亦曰：“奢则不逊，俭则固。”然则俭固孔子之所不弃哉！或曰：“如子之言，则翟在所取，而孟子辞而闕之，何也？”曰：本二。

鬼谷子

《鬼谷子》三卷，鬼谷子撰。一名《玄微子》。鬼谷子无姓名里居，战国时隐颍川阳城之鬼谷，故以为号。或曰王诩（或云王诩）者，妄也。长于养性治身，苏秦、张仪师之，受《捭》《阖》之术十三章，又受《转圆》、《胠箝》及《本经》、《持枢》、《中经》三篇。《转圆》、《胠箝》今亡。梁陶宏景注。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于纵横家。《唐志》以为苏秦之书。大抵其书皆捭阖、钩箝、揣摩之术。其曰：“与人言之道，或拨动之令有言，以示其同；或闭藏之使自言，以示其异，捭阖也。既内感之而得其情，即外持之使不得移，钩箝也。量天下之权，度诸侯之情，而以其所欲动之，揣摩也。”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债，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学士大夫宜唾去不道。高氏独谓其得于《易》之“阖闢翕张”之外，不亦过许矣哉！其中虽有“知性寡累，知命不忧”，及“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颐”等言，亦恒语尔，初非有甚高论也。呜呼！曷不观之仪、秦乎？仪、秦用其术而最售者，其后竟何如也？高爱之慕之，则吾有以识高矣。

孙子

《孙子》一卷，吴孙武撰，魏武帝注。自《始计》至《用间》，凡十三篇。《艺文志》乃言八十二篇，杜牧信之，遂以为武书数十万言，魏武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以成此书。按《史记》，阖闾谓武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其数与此正合。《汉志》出《史记》后，牧之言要非是。武，齐人，吴阖

闾用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叶适以不见载于《左传》，疑其书乃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之所为，予独不敢谓然。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大国若秦、楚，小国若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或曰：“《风后握奇经》，实行兵之要，其说实合乎伏羲氏之卦画，奇正相生，变化不测。诸葛亮得之以为八阵，李靖得之以为六花阵。而武为一代论兵之雄，顾不及之，何也？”曰：“《兵势篇》不云乎：‘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九地篇》又不云乎：‘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斯固风后之遗说也。曾谓其不及之，可乎？”呜呼！古之谈兵者，有仁义，有节制。至武一趋于权术变诈，流毒至于今未已也。然则武者，固兵家之祖，亦兵家之祸首欤？

吴子

《吴子》二卷，卫人吴起撰。起尝学于曾子。其著书，曰《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凡六篇。夫干戈相寻，至于战国，惨矣！往往以智术诈谲，驰骋于利害之场，无所不用其至，若无士矣。起于斯时，对魏武侯则曰：“在德不在险”；论制国治军则曰：“教之以礼，励之以义”；论天下战国则曰：“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论为将之道则曰：“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何起之异夫诸子也！此所以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宜也。较之孙武，则起几于正，武一乎奇，其优劣判矣！或者谓起为武之亚，抑亦未之思欤？然则杀妻求将，啮臂盟母，亦在所取乎？曰：姑舍是。

尉繚子

《尉繚子》五卷，不知何人书。或曰魏人，以《天官篇》有“梁惠王问”知之，或曰齐人也，未知孰是。其书二十四篇，较之《汉志》杂家二十九篇，已亡五篇。其论兵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王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由是观之，其威烈可谓莫之婴矣。及究其所以为用，则曰：“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又曰：“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刳血而天下亲。”呜呼！又何其仁哉！战国谈兵者有言及此，君子盖不可不与也。宋元丰中，是书与孙、吴二子，司马穰苴《兵法》，黄石公

《三略》，吕望《六韬》，李卫公《问对》，颁行武学，号为《七书》。《孙》、《吴》当是古书。司马《兵法》本古者司马兵法而附以田穰苴之说，疑亦非伪。若《三略》、《六韬》、《问对》之类，则固后人依仿而托之者也。而杂然浑称无别，其或当时有司之失欤？

尹文子

《尹文子》二卷，周尹文撰。其书言大道似老氏，言刑名类申、韩，盖无足称者。晁氏独谓其亦宗《六艺》，数称仲尼，其叛道者盖鲜。呜呼！世岂有专言刑名而不叛道者哉？晁失言矣！仲长统序称其出于周尹氏，齐宣王时居稷下，与宋鈞、彭蒙、田骈同学于公孙龙。按龙客于平原君，尹相赵惠文王。宣王死，下距惠文王之立已四十余岁，是非学于龙者也。统卒于献帝让位之年，而序称其黄初末到京师，亦与史不合。呜呼！《素问》以为黄帝所作，而有“失侯失王，脱营不医”之文，殊不知秦灭六国，汉诸侯王国除，始有失侯王者。《六韬》谓出于周之吕牙，而有“避正殿”之语，殊不知避正殿乃战国后事。《尔雅》以为周公所制，而有“张仲孝友”之言，殊不知张仲乃周宣王时人。予尝验古书真伪，每以是求之，思过半矣，又况文辞气魄之古今绝然不可同哉！予因知统之序盖后人依托者也。呜呼！岂独序哉？

商子

《商子》五卷，秦公孙鞅撰。鞅，卫之庶孽，封于商，故以名书。《汉志》二十九篇，陈氏谓二十八篇。予家藏本二十六篇，其第二十一篇亡。鞅好刑名之学，秦孝公用之，遂致富强，后卒以反诛。今观其术，以劝耕督战为先务。垦草之令，农战之法，至严至峻也。然不贵学问以愚民，不令豪杰务学《诗》《书》，其流毒至嬴政，遂大焚《诗》《书》百家语，以愚天下黔首，鞅实启之，非特李斯过也。议者不是之察，尚摘其“商农无得余粟”、“贵酒肉重租”之语以为疵病，是犹舍人杀斂之罪，而问其不冠以见人，果何可哉？

公孙龙子

《公孙龙子》三卷，《疏府》、《白马》、《指物》、《通变》、《坚白》、《名实》，凡六篇。《汉志》六十四篇，其亡已多矣。龙，赵人，平原君客也。能辩说，伤明王之不兴，疾名器之乖实，以假指物，以混是非，冀时君之有悟而正名实焉。予尝取而读之，“白马非马”之喻，“坚白同异”之言，终不可解。后屡阅之，见其如捕龙蛇，奋迅腾骞，益不可措手。甚哉其辩也！然而名实愈不可正，何邪？言弗醇也。天下未有言弗醇而能正，苟欲名实之正，亟火之。

荀子

《荀子》十卷，周人荀卿撰。卿名况，《汉志》避宣帝讳作孙卿。刘向校

定，除其重复，著三十二篇，为十二卷，题曰《新书》。唐杨倞为之注，且更《新书》为《荀子》，易其篇第，析为二十篇。卿以齐襄王时游稷下，距孟子至齐五十年矣。列于大夫，三为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以谗去之赵，与临武君议兵。入秦，见应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复为兰陵令。既废，家兰陵以终。乡先正唐仲友云：“向序卿事，本司马迁，于迁书有三不合。春申君死，当齐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时来游学，春申君死而卿废。设以宣王末年游齐，年已百三十七矣。迁书记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当齐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称孟子，计亦五十余。后二十二年，子之乱燕，孟子在齐。若卿来以宣王时，不得如向言后孟子百余岁。田忌荐孙臆为军师，败魏桂陵，当齐威王二十六年，距赵孝成王七十八年。临武君与卿议兵于王前，向以为孙臆，倞以败魏马陵疑年，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总目》言卿楚人，楚礼为客卿，与迁书向序驳，益难信。”其论殊精绝。然况之为，才甚高而不见道者也。由其才甚高，故立言或弗悖于孔氏。由其不见道，故极言性恶，及讥讪子思、孟轲不少置。学者其务知道哉！至若李斯虽师卿，于卿之学懵乎未之有闻。先儒遂以为病，指卿为刚愎不逊、自许太过之人，则失之矣。

金华子

《金华子》三卷，刘崇远撰。或云崇远唐人，或云五代，仕至大理司直，其为人莫可考。其为书，录唐大中后事，盖驳乎不足议也。昔刘向采传记百家之言，撮其正词美义可为劝戒者，以类相从，为《说苑》、《新序》二书，最为近古，识者犹病其徇物者多，自为者少，况崇远乎哉！金华子，崇远所自号，盖有慕皇初平云。

齐丘子

《齐丘子》六卷，一名《化书》。言道、术、德、仁、食、俭六化为甚悉。世传为伪唐宋齐丘子嵩作。张来题其后，遂云：“齐丘犬鼠之雄，盖不足道。其为《化书》，虽皆浅机小数，亦微有见黄老之所谓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呜呼！是书之作，非齐邱也，终南山隐者谭峭景升也，齐丘窃之者也。其云“能得一者，天下可以理”，老氏说也。“魂魄魅我，血气醉我，七窍囚我，五根役我”，释氏说也。“心冥冥兮无所知，神怡怡兮无所之，气熙熙兮无所为，万虑不能惑，求死不可得”，神仙家说也。非浅机小数比也。使齐丘知此，则何为不得其死也？其文高简，《关尹子》可亚也，实微有见于黄老所谓道德者也。

聱隅子

《聱隅子》二卷，蜀人黄晞撰。晞，宋仁宗时人。著《欬欬琐微论》十篇

，篇有小序。造文效杨雄、王通二氏，而造理不能逮。其谓“张良得圣人之安，萧何得圣人之变，刘向得圣人之力”者，似不可哉！黄氏间采其语，谓二氏反有所不及，非知言也。然自五季以来，士习极陋，而文亦随之，入宋殆将百年，而犹未大振。晞独知“辞赋戾于治具，声偶甚乎倡优”，确然立论，以成一家言，真豪杰士哉！真豪杰士哉！

周子通书

《周子通书》四十章，本号《易通》，舂陵子周子敦颐之所著也。自孟子没，孔子之学不传，千载之下独周子得之，以授二程氏，遂大白于天下。安定胡宏有云：“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论不亦至哉！第每篇之首，宏辄加以“周子曰”三言，而损其旧有篇名，失其旨矣。是书文虽高简，体实渊恣，诚可以上继孟氏，非余子比也。然莫知其师传之所自，彼妄男子谓同胡文恭公受学于鹤林寿涯师者，固为诡诞。而云传《太极图》于穆修，修传《先天图》于种放，放传于陈抟者，亦恐知周子未尽也。其殆不阶师授，超然独觉于千古之上者欤！

子程子

《子程子》十卷，一名《程子粹言》。乃程颐叔子书，盖其门人杨时变语录而文之者也。前有序，不著氏名。东阳厉髯翁云：“相传为广汉张栻作。”序称得诸子高子家传，以其卷次不分，编类不别，因离为《论道》、《论学》、《论书》、《论政》、《论事》、《天地》、《圣贤》、《君臣》、《心性》、《人物》十篇。欲其统而要，非求类夫《论语》之书也。予取观之，实皆叔子之言，而伯子之说附焉。辞极峻古，虽间有稍离真者，亦不远矣。览者尚慎择之哉！

跋

至正戊戌春三月丙辰，西师下睦州，浦阳壤地与睦境接，居民震惊，多扶挈耄倪走傍县。予亦遣妻孥入句无山，独留未行。日坐环堵中，块然无所为，乃因旧所记忆者，作《诸子辩》数十通，九家者流颇具有焉。孔子门人之书，宜尊而别之，今亦俯就其列者，欲备儒家言也。始之以《鬻子》，而终之以周、程者，欲读者有所归宿也。其中疏剔舐排，亦窃自谓有一发之见。第以家当屡徙之余，书无片牒可以稽质，不能必其无矛盾也。夏六月壬午，仅克脱稿。越三日乙酉，而浦阳平矣。余遂踟蹰趋句无，惊悸稍定，俾仲子璩录之如右。於戏！九家之徒竞以立异相高，莫甚于衰周之世。言之中道者，则吾圣贤之所已具。其悖义而伤教者，固不必存之以欺世也。於戏！邪说之害人，惨于刀剑，虐于烈火。世有任斯文之寄者，尚忍淬其锋而膏其焰乎？予生也贱，不得信其所欲为之志，既各为之辩，复识其私于卷末。学孔氏者，其或有同予一概

者夫！

秋七月丁酉朔，潜溪宋濂记。